

徐霞客遊記

丁文江編

上冊

丁文江編

徐霞客遊記

冊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霞容先生遺像

咸豐壬子夏日吳儁摹



詹菴先生淑詭真蛟螭滿太液縱壑全其鱗奇才鬱宇無所洩一筇一笠朝八埭宵旅萬烟翰友麈麈舉騫樊之所未種桑鄴之所未聞莫不於經削絡焯如指面之嬴文浮游汗漫豈其尚詹菴先生和行兄執息身法王得慈親青柯心動潛通神平生肝膽推漳潁鵬峯還雅飛孤雲一領寒衷到北寺觀其所友知其人詹菴先生氣誼誰與倫江山蠻改古顏猶存奈何二百載淪落緇京塵還鄉逢道子詎非香火因詹菴乎先生曩于筆墨之間見顏色今始瑞眉碧眼類圖中分

霞客先生游記梓行已久讀其書覺其人之傀偉奇特如接于目思其像而未得見也此像乃冠英吳君自京師摹歸并迓寫當時汪氏襄文方氏成培近時石琢堂廉訪秦小峴侍郎王惕甫廣文所題屬葉君欽之補梓游記簡端而葉君又屬元題而識之

咸豐壬子小春鄉後學承培元謹贊



吳江潘次耕先生誄舊序

文人達士、多喜言遊。遊、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無濟勝之支體、不能搜剔幽秘；無閑曠之歲月、不能稱性逍遙；近遊不廣；淺遊不奇；便遊不暢；羣遊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遊猶弗遊也。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驗諸目覩身經、知其皆嘗一贊、披一節、略涉門庭、鮮窺閫奧。若余遊履所至、必窮高極深、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遊瀛蕩而目覩瀛湖；勞山則登華樓之巔、羅浮則宿飛雲之頂；自以爲至矣。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脉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涉不必有津、衝湍惡瀧、無不絕也。峯極危者、必躍而踞其巔；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悞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古以來、一人而已！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特爲作傳、略悉其生平、然未見所撰遊記、傳中語頗有失實者。余求得其書、知出玉門關、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皆無之、足跡至雞足山而止。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山川多奇、遠過中夏也。記文排日編次、直叙情景、未嘗刻畫爲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條理、臚列目前；土俗人情、關梁阨塞、時時

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釐正無遺；奇踪異聞、應接不暇。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故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誠然哉！或言：「張騫甘英之歷西域、通屬國也；玄奘之遊竺國、求梵典也；鄒實之至吐蕃西鄙、窮河源也；霞客果何所爲？」夫惟無所爲而爲、故專志；專志、故行獨；行獨、故去來自如、無所不達意。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久祕不宣、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要之、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惜吾衰老、不復能褰裳奮袂、躡其清塵、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

文江按序徐霞客遊記者多矣、然皆不足以知霞客先生。惟次耕此序、首言先生之遊、與他人不同、歎爲「亘古以來、一人而已」。一次辨錢傳之誣、更證先生文章之眞。末言先生「無所爲而爲」、深得先生求知之旨。乃眞能知先生者。此序見遂初堂集卷七、爲各刻本所未載。余作年譜時亦未之見。梁任公于讀潘集時偶得之、舉以見示、喜極欲狂。因冠于本篇之首、而移陳刻各序于卷二十舊序篇、以示區別焉。

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

丁文江

余十六出國、二十六始歸、凡十年未嘗讀國書、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歐歸、由越南入滇、將由滇入黔。葉浩吾前輩告之曰、「君習地學、且好遊、宜讀徐霞客遊記。」徐又君鄉人、表彰亦君輩之責。一因搜昆明書肆、欲得之爲長途消夜計、而滇中僻陋、竟無售是書者。元年寓上海、始購得圖書集成公司鉛字本、然時方以舌耕爲活、晝夜無暇晷、實未嘗一讀全書也。

三年復入滇、攜棚帳二、僕五、騾馬九、獨行滇東滇北二百餘日、倦甚則取遊記讀之、並證以所見聞。始驚歎先生精力之富、觀察之精、記載之詳且實。因思輿地之學、非圖不明、先生以天縱之資、刻苦專精、足跡又遍海內、故能言之如指掌。後人限於舊聞、無圖可考、故僅知先生文章之奇、而不能言其心得之所在。頗欲搜集新圖、分製專幅、使讀者可以按圖證書、無盲人瞎馬之感、而所藏圖不多、不足以證全書；回京後又爲職務所羈、無復餘力；僅於十年夏間、作一總圖、加以先生遊歷之路綫、及於北京文友會中、宣讀英文論說一篇、略敘先生之生平而已。

時友人胡君適之、方作章實齋年譜、謂傳記可以爲治學作人之範、年譜爲傳記之特式、乃吾國人之所發明、宜改善而擴充之。因思仿其意、爲先生作一年譜、適江陰鄭君偉三爲覓得晴山堂帖全部、並爲抄徐氏家譜六巨冊、羅叔韞、梁任公、張菊生諸前輩、復假以所藏明人之詩文集及縣志、乃發憤盡兩月力、成數萬言。

書既成、欲印一小冊子、爲單行本。適之謂宜與遊記同印、方足以互爲考證。時沈君松泉之徐

霞客遊記適出版，沈君用新式符號、標點全書、用心甚苦、然亦無挿圖、其缺點與舊本正同。乃搜集地質調查所所藏各省地圖、並囑所中同人及諸友、於旅行時爲之留意。於是朱君廷祐遺以天台雁宕、葉君良輔遺以白岳黃山、譚君錫疇遺以嵩山、李君濟之遺以華岳、謝君家榮遺以太和、王君竹泉遺以廬山、劉君季辰遺以衡岳各名勝詳圖。復得聞君齊、趙君志新、爲之按記編纂、共得圖三十有六、雖不能盡精盡確、然已可爲讀遊記者之助。計自十二年起、至十五年冬、始克竣事、而標點尙爲聞君齊、趙君志新、方君壯猷及余四人所分任、故符號運用往往不能一律、校對則爲趙君志新、馮君景蘭、史女士濟瀛及余、蓋余困於職務、苦不得暇、非諸君之助、則至今亦不能成書也。

余所見遊記、沈松泉之新印本外、有集成之鉛字本、掃葉山房之石印本、光緒年之活字本、嘉慶年之葉氏初刻本、蔣君汝藻、及葉君景燮所藏之清初抄本、而校讐所據、一依葉氏、蓋葉本爲諸印本之宗、且係據乾隆年先生族孫徐鎮初刻之本、而參以楊名時陳泓各家精抄之本、其價值實遠在諸抄本之上。惟葉本又有舊印新印之分：舊印本不載錢牧齋所作傳、僅載其二書、其一下有其名而後塗去、（葉氏藏版、原爲乾隆年徐鎮所刻；葉氏僅爲添補修正。傳另立一頁、去之甚易；書牘則篇幅相連、故僅去作者之名。）蓋當日距乾隆時不遠、錢氏著作、列在禁書、故有所忌諱、新印本則載其傳而隱其名。又有咸豐年印本、卷首加先生小像、乃胡君適之在申之所購得。像爲諸本之所未見、即本書卷首之所載也。

凡諸印本、皆分十冊、每冊復分上下。書牘、墓志、諸本異同考略、及辯譌、則彙爲外編、附於十冊下之末。是蓋徐氏刻本之舊。十冊之外、復有補編、錄遺詩、題贈、秋圃晨機圖賦記、徐氏三可傳、及壙誌銘。是蓋出於葉氏。以葉本原用徐版、重刻太費、不得已而出此、然頗不便於檢查。茲都編爲二十卷：每冊各爲二卷、十冊下併入十冊上爲一卷、而另以外編補編及晴山堂帖諸本所未刻者爲第二十卷：分詩文、題贈、書牘、傳誌、家祠叢刻、舊序、校勘、盤江考、江源考諸文、亦編入詩文、以便檢查、非故爲異同也。

至於遊記之評判、及先生之爲人、已散見年譜、茲不復述。所足述者、乃先生所處之時世。當明之末、學者病世儒之陋、捨章句而求實學、故顧亭林、王船山、黃黎洲輩、奮然興起、各自成家、遂開有清樸學之門。然霞客先生、生於顧、黃、王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勤、求知之真摯、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然則先生者、其爲樸學之真祖歟？又先生生於明季、遊滇之時、天下已亂。觀其小記諸則、述當日政事甚詳、知先生非不關心時局者。乃求知之念專、則盜賊不足畏、蠻夷不能阻、政亂不能動；獨往孤行、死而後已。今天下之亂、不及明季、學術之衰、乃復過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

十六、七、七、丁文江

徐霞客先生年譜

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一世祖名錮、河南新鄭人、任開封府尹、隨宋高宗遷杭。四世祖名守誠、宋慶元間爲吳縣尉、遂居蘇州。其子千十一于元初遷居江陰之梧塍里、遂爲江陰世族。

先生之五代祖名元獻、乃武進張亨父弟子、成化庚子經魁。其弟元壽、築有萬卷樓、藏書甚富。元獻之子經卽先生高祖。弘治十一年經魁、與唐寅同榜。明史唐寅傳：「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詔下獄。」經亦廢錮、于正德丁卯、沒于京師。遺著有賞感集。其友文徵明爲之序、比之于王參元、云：「柳子厚謂參元讀古人書、能文章、善小學、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貴顯者、以其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而不敢道其善者也。夫參元之事、不過使之不得第而已、而衡父（經字）乃坐以事敗、至廢錮終身、抑鬱以死。嗚呼！豈不重可悲哉？……積貨之嫌、足以厄其名位而已；至于文字之傳、固不得而靳也。」賁感集今不傳、惟徐氏家譜中、有經著序三、記一、賦二、均甚流暢。晴山堂帖中、載經與華亭錢福、江陰薛章憲聯句詩。末有錢跋、謂爲奇遇。錢薛均當時詩人、則行賄之有無不可知、而經固文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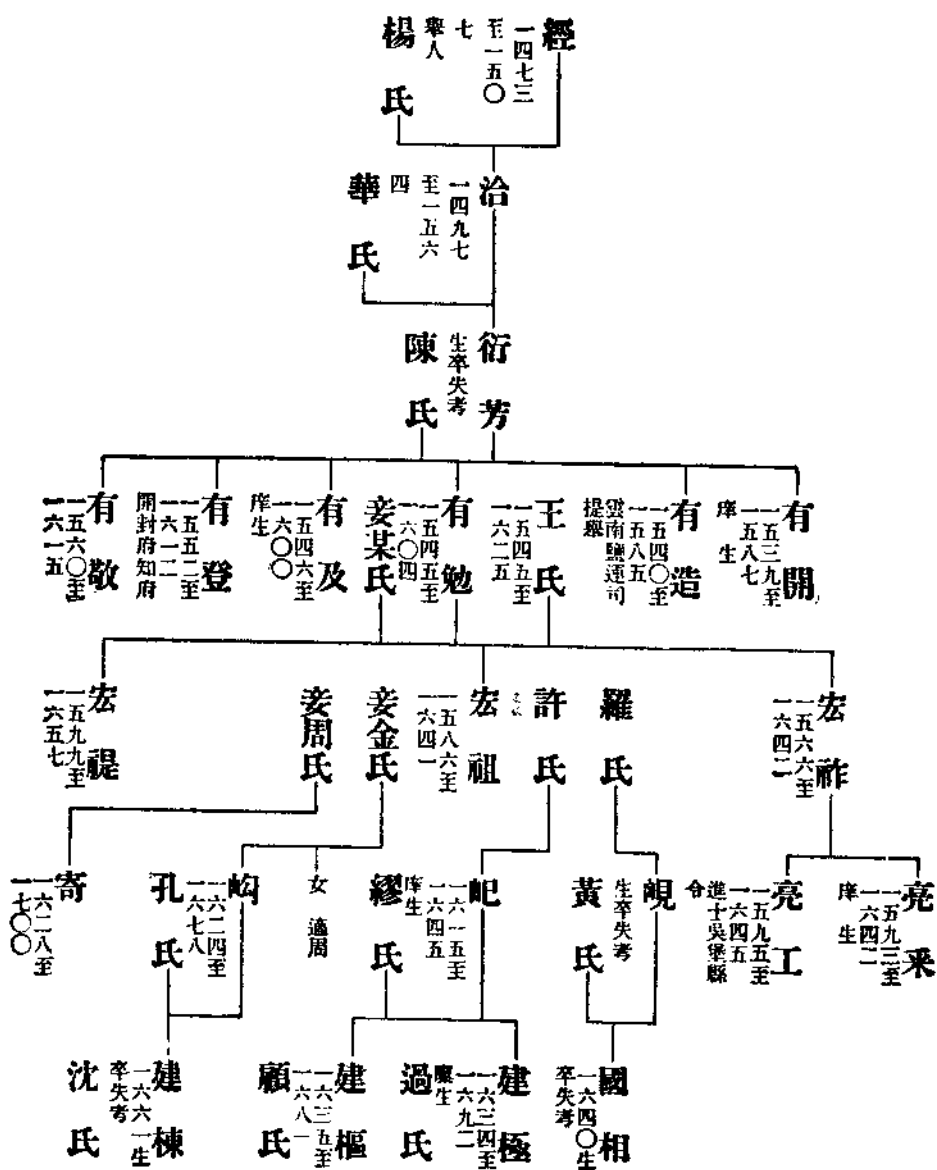
先生曾祖名洽、經之次子、始遷居陽岐。祖名衍芳、洽之長子、分居南陽岐、卽先生之所生長也。洽與衍芳均能詩。衍芳所著紫石遺稿、見澄江詩選及江上詩鈔；故先生自祖父以上、四世均

有文名。

先生高祖經以富人名。沒後其夫人楊氏、復善持家。徐氏家譜載有楊夫人親書爲子析產文。先生之曾祖洽分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富人之名殆不虛。再傳後家已中落（董其昌撰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誌）。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氏均能以勤儉治生、家產復裕。故先生以布衣而得交當時名士、多藏奇書、出游四方、自給旅費、未嘗有求于人。

先生爲王孺人幼子。兄宏祚、長先生二十。父有勉爲盜傷死、先生纔十九、故事兄如父（陳函輝所作墓誌）。然王孺人特鍾愛先生；析產後隨先生居。先生原配許氏、生長子岷、娶繆文貞昌期孫女。繼配羅氏、羅濟之女、生子峴。妾金氏、生子岫。女一、適周儀甫、名士沙張白之叔岳也。妾周氏、孕而被出、生子寄、育于李氏、遂以李爲姓、不仕不娶、著有天香閣隨筆、刻于粵雅堂叢書中。

先生之長子岷、卒于順治二年七月十五日、蓋卽江陰被屠之日也。先生兄子亮工、以進士官吳堡令、致仕家居、同守縣城。城破、閤門五口殉難、從祀忠義祠。李兆洛爲之作傳。疑岷與之同死。先生游記初稿、亦因亂失散、足見先生家遭禍之烈。而沙張白謂先生遇異人、預知江陰有兵禍、移家于鄉得免。其誣妄誠可笑也！茲據家譜、傳誌、列先生高祖以下名氏爲表如左。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先生生。

是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孺人均年四十一歲·兄宏祚已二十歲·

族兄應震（雷門）、亦生于是年·族兄遵湯（仲昭）先數年生·

先生之友、華亭陳繼儒（眉公）二十九歲、江陰繆昌期（西溪）二十五歲、山陰王思任（季重）

十五歲、長洲文震孟（湛持）十三歲、長洲陳仁錫（明卿）六歲、漳浦黃道周（石齋）兩歲·

同時名士、崑山張大復（元長）已三十三歲、華亭董其昌（思白）三十二歲、侯官曹學佺

（能始）十三歲、嘉定李流芳（茂宰）十二歲、常熟錢謙益（牧齋）五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先生四歲·

友人臨海陳函輝（木叔）生·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先生年八歲·

兄子亮采生·

陳函輝所作墓誌云：「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卽成誦、搦管卽成章、而膝下孺慕依依、其天性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先生年十歲。

兄子亮工生。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先生年十五歲。

叔有及卒。

陳函輝墓誌云：「特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每私覆經書下潛玩、神栩栩動。特恐違兩尊人意、勉就鉛槧、應括帖藻芹之業、雅非其所好。……搜古人逸事、與丹台石室之藏、靡不旁覽。遇酒人詞客、與親故過從、觴詠流連、動輒達旦、而又朝夕溫溫、小物克謹、所言皆準忠孝。……裘馬之習、秉心恥之。」

先生游嵩山日記云：「余髫年蓄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二）。先生年十八歲。

父有勉與先生弟宏禔居冶坊橋之別墅、遇盜受傷。先生奔赴侍疾。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先生年十九歲。

父有勉卒。

陳眉公爲有勉作傳云：「自負亢直、齟齬于羣豪。病氣厥病舌。」陳函輝墓誌云：「畢喪後外侮疊來、視之如白衣蒼狗、愈復厭棄塵俗、欲問奇于名山大川。」蓋先生雖出世族、而其父以布衣起家致富、故爲羣豪所欺也。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先生年二十二歲。

婚于許氏。

父歿時、先生未婚。是年服闋、故初婚當在是年。

許氏爲江陰望族。與先生同時者、有詩人許學夷（伯清）。其集中載有雨夜宿徐振之齋中詩一首：

「相思成契闊、相見卽綢繆。短榻陪雲臥、高齋聽雨留。砌蛩鳴漸曉、庭樹響先秋。賴爾元同調、清吟足唱酬。」

觀其語氣、許似爲先生前輩。

是年先生始游太湖。

陳函輝墓誌云：「萬曆丁未、始汎舟太湖、登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母王孺人爲製遠游冠、以壯其行。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先生年二十四歲。

是年「歷齊、魯、燕、冀、間上泰岱、拜孔林、謁孟廟三遷故里、嶧山弔枯桐」（陳作墓誌）。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先生年二十八歲。

叔有登卒。

是年先生入浙、從曹娥江獨走寧波、訪族兄仲昭、遂渡海游落迦山、返趨天台、雁宕。

今存游記自是年三月晦日始。時先生已在寧海。按陳函輝作墓誌言、「南渡大士落迦山、還過此中（指天台）、涉華頂萬八千丈之巔、東以大小龍湫、以及石門仙都、是在癸丑。」又墓誌述壬申年族兄仲昭言、「猶憶余在西陵。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蘭來、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故知先生由紹興至寧波、渡海游落迦山。

仲昭名遵湯、爲先生遠族兄、萬歷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中應天副車。好游、能詩、與先生最契。錢謙益（牧齋）嘗序其詩。今散見于澄江詩選、及明詩選中。

先生凡三游台、宕。此爲第一次。于三月晦自寧海縣城行、宿梁隍山。四月一日宿彌陀庵。二日宿天封寺。三日經華頂、石梁、宿下方廣寺。四日復經石梁、上方廣寺、萬年寺、宿國清寺。五日宿明巖。六日經寒巖、桃源、宿坪頭潭。七日經鳴玉澗、瓊台、雙闕、從赤城返宿國清寺。八日離國清。十日抵黃巖驛、宿八畧。十一日過大荆驛、宿靈峯寺。十二日經小龍湫。

至靈巖寺。十三日過連雲峯、大龍湫、宿雲靜庵。十四日尋峯頂湖不得、宿能仁寺。十五日宿樂清縣。沿途惟自國清至明巖曾一驂、餘皆步行也。

是行也、與江陰僧蓮舟同行。蓮舟乃靜聞之師；靜聞則後隨先生赴滇、沒于南寧者也。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先生年二十九歲。

是年冬游金陵。

陳函輝墓誌云：「甲乙之間、私念家在吳中、安得近捨四郡？秣陵爲六朝佳麗、高皇帝所定鼎也。二十四橋明月、三十六曲濁河、豈可交臂失之？」則金陵之游當在是年之冬。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先生年三十歲。

叔有敬卒。

長子岷生。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先生年三十一歲。

先生偕潯陽叔翁游白岳、黃山、武夷九曲。

潯陽叔翁不知何人。觀游記則潯陽乃其號、叔翁疑卽叔岳之稱。先生原配許氏、然則潯陽當